紅樓真夢/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八回　鏡漪園泛舟從御賞　櫳翠庵草表卻恩綸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蘭在軍機有年，皇上見他少年練達，又是元妃親姪，眷遇甚渥。此時，萬壽慶典過了，聖駕又移駐清和園，每日即在園中辦事。賈蘭和梅氏母子只得移居海淀住宅，李紈因樞哥兒太小，放心不下，也兩邊住住。

一日駕幸鏡漪園，宣召近臣三人，賜令隨駕同游，一個是周侍郎，一個是江學士，那一個便是賈蘭。皇上從靜瀾堂登舟，御舟前後三層，彷彿似三卷殿座，雕窗畫檻，非常精緻。皇上坐在中艙，只帶了兩個小太監，賜他們三人同坐在船頭上，一路泛去。此時，苑柳搖青，東風尚勁，吹著液池的水，碧鱗鱗的更見清澈，水中荇藻游魚分明可見。御舟行處，經過武陵春館，杏花春雨樓，那一帶桃杏花雖已半殘，還有三四成盛開未謝，輕紅淡白，望如含煙。到了湛碧軒、鑒水齋、評詩堂各處，皇上俱命靠了船，帶著周賈諸臣上去逛逛，指著匯春院一片梅林，道：「這還是去年新種的，上回卿等在淵鑒堂做詩，那時尚未及佈置。」諸臣奏道：「皇上愷澤如春，萬物咸遂，乃至卉木之微得沾雨露，也分外茂盛。臣等何幸，生茲盛世，及瞻醲化。」皇上又降玉音道：「北方所見梅花，類皆弱植。若像浙東安瀾園那些老梅，都是一二百年的樹，才見得古姿逸致。

聞說兵燹之後，那園子也殘毀了，令人歎惜！」因江學士是錢塘人，便問起超山的宋梅，江學士奏道：「那宋梅前兩年尚在，新近聽說寺僧因遊客頻繁，有妨靜修，把最

古的一棵伐了，未免太煞風景。」皇上歎息道：「這是地方有司之過，若果知愛護名跡，俗僧何敢出此？」賈蘭奏道：「誠如聖諭。臣以為愛物仁民，本於儒術，似宜澄汰仕途，重用儒吏，乃為制治之原。

「皇上聽了，甚為動容。降旨道：「卿主銓衡，即當妥議具奏。「一面又帶同他們重上御舟，從繡漪橋一帶撐去。過了橋，只見兩岸地勢平衍，一半都是綠疇，正種著春麥。

岸旁有一座引溪亭，亭外密林環繞，又有許多新種小樹。皇上命太監上岸，彩了些荔枝、枇杷，賞給賈蘭等嚐嚐。傳旨道：

「此樹係南方所產，朕因此處密邇溫泉，地氣較暖，每樣試種了幾十棵，居然都活了。結的果比南方熟得還早，你們嚐嚐味兒如何？有老親的儘管帶些回去給老人家嚐嚐，也叫他們希罕希罕。」賈蘭等接過，即在船頭叩謝，隨又傳旨開船。正值春序晴和，湖滌融融，水風習習，一路撐過寶珠橋，便望見那座月地雲居殿，翠巒交融，碧瓦凌寶。殿前兩大株西府海棠，都開得十分絢爛，遠遠的已瞧見花梢。

太監傳旨在牡丹台停舟賞花，御舟至柳陰下攏住，賈蘭等俱隨駕上去。走過了清暉閣、蕙芬樓，不及細賞，便到了牡丹台。賈蘭是初次來此，見那院裡全是高高低低、玲瓏皺瘦的太湖石，其間隨石為池，種著各色牡丹，大半尚含苞未放，只銀粉面、御衣黃開了兩叢，卻是乍開未開的，那顏色分外嬌豔。

皇上在花前駐駕，隨意賞了一回，傳旨道：「今日不令卿等賦詩，且各暢懷遊覽。」那牡丹台後，又是一處大座落，抱廈上掛著黑地金字的御匾，是「醲春啟瑞」四個大字，中間鈐著「幾餘宸翰」御璽，兩旁抱柱，也是黑地金字御筆楹聯，那句子是：

雲錦重霄涵湛露；霞綃五色捧祥暉。

殿座內正面是鑲玉嵌花圍屏，前列寶座，左右分列宮扇香爐。聖駕進殿升坐，又傳旨賜諸臣坐，又指東西兩壁字畫，命他們瞻覽。東壁是先朝尚書沈文昭寫的《南巡賦》，賈蘭等從頭略看一遍，奏道：「前輩書法，工美中別見拙厚，猶見盛世矩之遺。」皇上降旨道：「先朝屢次南巡，都為的治河勤民，親臨勘度。所至蠲租免賦，又嚴詔不許擾累民間。究竟萬乘巡行，豈能一無煩費？聖心頗以為悔。上年淮河決口，朕也想親去看

看，念及民生凋敝，正該休養生息，因此就擱下了。」賈蘭等奏道：「皇上視民如傷，無微不至，真是社稷蒼生之福。「皇上又指西壁掛的一幅「鏡漪園全圖」，說道：「這還是先朝供奉李宗白畫的，你們看畫得如何？」賈蘭等步至圖下，仔細看了，那圖雖是工寫，樓閣亭台也畫得十分精緻。周侍郎、江學士都是善畫的，奏道：「此圖工力深至，上追宋元，非臣等末技所及。」

皇上又對賈蘭道：「朕曾聞賢德貴妃奏述大觀園風景之勝，如今都還照舊麼？」賈蘭奏道：「前幾年略經荒廢，近來重經修葺，已復舊觀，皆出主上之賜。」皇上天顏含笑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朕幼時仰讀太宗仁皇帝寶訓，說是士大夫之家，都應該有個好園子，給他們養閒娛老。仰繹聖意高深，不僅君臣同樂而已。」周侍郎奏道：「《洛下名園記》說的『園林盛衰關係天下治亂興廢』，真是名言，與先朝聖訓正相發明呢。」皇上又問大觀園可有全圖？賈蘭奏道：「臣姑惜春曾繪過全圖，存在家裡。」皇上降旨：明日入朝帶來呈覽。賈蘭領旨遵命。是日又在佳蔭軒賜他們三人茶點，又賞每人一個白地青花瓷瓶，滿插著紅白海棠。隨後命太監另傳船隻送賈蘭等出園，三人同謝恩而退。

賈蘭回至海淀住宅，向李紈回明此事，便要寫稟帖給王夫人，打發人飛馬進誠去取。李紈道：「四姑娘那彆扭脾氣摸不准的，萬一堅執不肯進呈，倒要弄僵了。還是我親自回去一趟，和二嬸子史姑娘商量著辦罷。」當下便吩咐小廝們，將朱輪後檔車拉至垂花門外，李紈稍為收拾，忙即出來坐上車，駕上菊花青馴騾，小廝來喜騎馬前引，素雲碧月另坐小車跟著，一路進城。

趕回榮府，打聽寶釵探春都在櫳翠庵，心想這可巧了，有他們在一起，究竟好說得多。不料剛走近庵門，正遇見探春寶釵出去，李紈忙把他們攔住，重進庵中，將此事細說一遍。惜春道：「我那畫兒只好自己家裡人看看，怎夠得進呈呢？你們只說一時遺失就算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奉旨的事，怎好不拿上去？你也要替蘭哥兒想想。」湘雲道：「虧得我們那回拿出來看看，若不然，還不知往那裡找去呢。」李紈道：「既在手邊，就請四妹妹取出來罷，來的人還等著哪。」惜春便命入畫向書架上將圖取來，李紈探春先展開一看，探春笑道：「這圖畫得如此工致，若不進呈，豈不白湮沒了？這是神差鬼使，要替四妹妹表彰表彰，才不枉這番心力。」惜春道：「我是懶和尚，只求沒佈施，倒還是聽他湮沒的好。」李紈道：「圖上還沒題款呢，既要進呈，還該補個款才合式。」惜春道：「何必補款呢，只說門下清客們畫的便了。」李紈道：「那可不妥，蘭兒在上頭已經奏明是四姑娘畫的，怎麼能夠再說回來？」寶釵探春都道補款為是。湘雲便取過筆硯，替惜春倒填年月，寫上一行是「某年某月賈政命女惜春恭繪」，又替他蓋上圖章，

卷好了，交與李紈。

李紈辭了眾人，忙即帶回稻香村，交給來喜飛馬送去。自己車路顛得乏了，還要和寶釵接洽家務，便在家裡住下。那裡寶釵探春和湘雲議論了一回，也就散了。

次日，賈蘭上朝，把軍機公事辦完了，遵旨將大觀園圖呈上，皇上命留下細覽。賈蘭奏道：「若蒙聖上鑑賞，可否求御筆賜題數字，永為家寶？」皇上也應允了。過了兩天，賈蘭正在軍機直房，閱看京外奏折，有御前太監拿著大觀園圖下來，聲言給賈大人道喜。賈蘭展圖細看，見幅端已加上御題，是「璇閨藻績」四字，上頭也鈐著一方朱紅御璽。那太監又傳旨詢問賈惜春曾否出嫁？賈蘭不敢虛飾，只回道現尚在室。太監微笑了一笑，賈蘭賞給他八兩封子，就打個道謝而去。

那日賈蘭退直回寓，又詳細寫了稟信，將圖送回家裡。次日面聖謝恩，皇上也別無話說。此時賈政奉旨往陪都恭送玉牒，尚未回京，王夫人李紈等見御筆賜題，只道是尋常恩典，並不十分在意。

直至賈政回朝覆命，剛回到家裡，便有北靜王府長史，來此傳話道：「王爺即刻來拜賈老大人，有要緊話面談。」那北靜王向來很拿著藩邸身份，賈政每次往謁，從未親自答拜。只那回秦氏喪事，親臨路祭，已是分外紆尊的了。此時突然降臨，賈政不免惶悚，忙道：「王爺有事吩示，我即刻到北府去面見，千萬不要勞步。」長史回道：「王爺吩咐，已經從府裡出來了，請大人候著罷。」賈政無法，只得在家靜候。不大會工夫，便聽得門外人馬喧闐，北靜王轎子已到，忙即出來迎接。北靜王見了賈政，即命止輿下來，一同步至客廳。

見了禮，賈政讓北靜王上坐，自己側坐相陪。隨又親自遞茶，北靜王道：「政老王事賢勞，此次奉使陪都，往返長途，也很勞頓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馳驅效力，分所當，何足言勞。所幸仰托福星，來往途中並無風雪阻滯。」北靜王道：「無事不敢輕造，只因聖上見了令嫒畫的大觀園圖，甚為青目。知道尚未出閣，意欲以繼賢德貴妃，充鳳藻宮之選，命本王前來宣旨。想政老誼本懿戚，素來公忠體國，不至有所推辭。」賈政聞命，非常惶恐，只得委婉回道：「聖上天恩不遺微賤。政自顧何人，受恩至此分當遵旨，豈有他說。但是此中隱情，也不敢不據實奏上。此女非政親女，乃先兄諱敬之女，自小撫養在此。政本意原要替他擇個佳婿，不料他未及笄年，忽然立誓不嫁，矢志奉佛。政夫婦暨他胞兄珍多方勸導，只不肯聽，以此蹉跎至於今日。惟有將聖旨傳述與他，他若是

有造化的，自必遵旨入宮，銷除前說。倘若執迷不悟，使政負抗旨之罪，政雖由此乾譴，也是無法。恃在王爺關注有素，一切尚求垂察。」北靜王道：「政老為難之處，本王也早有所聞，明日再令閨人前來，面勸令媛。此時且緩覆旨。」隨後又道：「前次令次孫到了寒舍，果然祥麟威鳳，器宇不凡，眼下學問想必更長進了。」賈政道：「蕙孫尚幼，近日也學為時文，只是不甚警切。仰蒙眷注，恐未必克副厚期耳！」北靜王又稱贊賈蘭應制文字如何敏捷，處理樞務如何機警，將來功名一定還要上去的。賈政只有遜謝。

一時話畢興辭，賈政送出，瞧著北靜王上了轎，拱手告別，然後自回上房。

王夫人見他無精打采的，眉頭皺了一把，踱了進來，不覺笑道：「老爺剛回來，又有什麼糟心的事？」賈政咳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都是蘭兒這小子鬧的，平白的把什麼大觀園圖呈進御覽。皇上看得好了，知是四丫頭畫的，要把他也選進鳳藻宮去，剛才命北靜王來宣旨。若遵旨罷，四丫頭那脾氣，上回就要剪頭髮，鬧得天翻地覆，迫了他，還不是擠出事來？若依他的主意回了，那抗旨的罪，我如何擔得起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也不用焦心，四丫頭雖然左性，心地還算明白。咱們叫三丫頭寶丫頭大家勸勸他，看他是什麼意思再說罷。」賈政道：「明兒北靜王妃還要親自來呢！這件事不是一兩句話搪得過去的，你且和他們從長商量，看有什麼主意。」當下又有本部司官等著畫稿，賈政便到外書房去。

這裡王夫人忙即打發繡鳳去請探春寶釵，等一會，他們二人方從園裡會齊了上來，見王夫人面有慌張之色，忙問何事？

王夫人將北靜王傳旨的話，並王妃要親自來勸，以及賈政左右為難，都詳細說了一遍。探春道：「這件事當然要和四妹妹說的，他那人說一不二，沒有游移的。就是抬出聖旨來，也未必壓得住。俗語說的『拚得一身剮，皇帝拉下馬』，能把他怎麼樣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可怕什麼，只是老爺向來膽子小，又是個沒主意的，此刻已愁的了不得。總要保全住老爺，別叫上頭怪下來才好。」寶釵道：「依我想，當今皇上是聖明的，只要准知道是他本人的主意，也就怪不著老爺了。我們今兒先和四妹妹說，他若依了呢，頂好。若還是他的老主意，好在北靜王妃明兒要來的，叫他自己去說去。太太看好不好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說著瞧罷，我也不希望他做貴妃再沾他的光。只不要因他受累就得了。」寶釵探春從上房下來，先尋湘雲商量。湘雲乍聽，也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這可是個難題目。」隨後沉吟了一會，又道：「我想也沒什麼不了的，你們只把實話告訴他。頭一件，不要和他打趣，說僵了更不好辦。第二件，你們別出主意，只聽他怎麼說，

他那人也有他的道理，你們只依他罷了。」三人商定，便同至惜春屋裡。

惜春正在點香，大家等他拜了佛，方得坐談。惜春見他們臉上都有些訕訕的，不似往常說笑，也料著必有什麼事情。寶釵搭撒著說道：「四妹妹終日學佛，幾時才能成佛呢？」惜春道：「佛就在人的心上，說遠就遠，說近就近，我此時一心向佛，心與佛無二，當下便是佛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若照這麼說，世上的人，只管做帝王、做將相，只要心向著佛，何曾不可成佛，又何必披那領袈裟呢？？惜春道：「那倒不然。世上的榮華富貴先看不破，嘴裡念著佛，心裡還想著聲色貨利，那不是愈走愈遠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聽說前朝有個太后，在宮裡一心持佛，後來修成了九蓮菩薩。可見做人自做人，修佛自修佛，兩件事原不相妨的。」惜春道：「那也是舍了太后才去修佛，不是修了佛又去當太后的。」

寶釵探春都明白他的意思，要把真話說出來，又覺得礙口。

惜春看出，笑道：「有什麼話只管說罷，我最恨這麼吞吞吐吐的。」寶釵不得已，方將北靜王宣旨的話說了。惜春笑道：「我以為什麼天大的事呢，就這點子事，也值得這麼為難？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志向，我自從那回剪髮立誓，心裡早已死了，死了的人還能重活麼？人家看三宮六院，好像天上神仙，我看著只像地獄。要教我學大姐姐，送到那不見人的去處，那是萬分做不到的。可是老爺太太撫養我一場，決不能叫兩位老人家因為我受了委屈。有什麼罪過，我一個人當去，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。早一天到太虛幻境，不是早一天享福麼？」探春道：「四妹妹這話倒也痛快，依你怎麼辦呢？」惜春道：「皇上家沒有強迫成親的，況且當今又如此聖明，我想古來緹縈、班昭，一個庶女尚能慷慨上書，我們叨在戚里勛門，難道還不許下情上達？等我自己做篇陳情表，托北靜王代遞上去，禍福利害我自當之，豈不直截了當？」寶釵道：「如此辦法，不但保得父兄無事，也許傳之千古，要算一篇有價值的文章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四妹妹一向偏激，這主意倒很正大。」湘雲聽了也很佩服，說道：「想不到四丫頭有此膽量！」惜春道：「什麼叫做膽量，擠到這個節骨眼，也是沒法子罷了。」

寶釵怕王夫人懸心，借個事先走，自往上房回話。探春無事，仍在此和惜春湘雲說些閒話。湘雲隨手檢了一本《莊子》看到「能者勞而智者憂，無能者飽食而遨遊。」不禁大笑道：「世上事真叫漆園先生說透了，四妹妹若不是會畫，何至引出這番啰唆。就是三姐姐替姐夫出了許多主意，看著似乎得了法，也是白賠辛苦，一天不得消停。總不如我這窮困無能的，倒逍遙自在。」探春道：「我也那是願意的呢？事情堆到眼面前，

難道看著他們鬧笑話不成？就是四妹妹那句話，沒法子罷了。

「惜春道：「就拿這點說，還是做大姐姐舒服呢，還是咱們閒人舒服呢？他那年回來省親，外面儘管暄赫，見了家裡人，也只是哭哭啼啼的。就是老太太、太太進宮去看他，那一回不哭一鼻子？要像咱們無拘無束的說說笑笑，這一輩子就不用想了。

我眼見他活受罪，還往火坑裡跳麼？」

那天晚上，探春回秋爽齋去，惜春送了他。回來做過晚課，便就著燈下，濡墨點筆，做出一篇沉痛悱惻的《陳情表》來，自己又潤色一番，方才定稿。本要留著和湘雲斟酌，又想那些有斤兩的話，他們膽小的見了未免大驚小怪，不如索性一氣寫成。當下取過一本白折，挑了燈，從頭寫起，真是行行玉潤，字字珠圓。寫完了，已聽得稻香村的雞聲，窗紙上漸漸有些發白，連忙上牀就寢。卻因錯過了困頭，又心中有事，總睡不著。

直看到太陽出了，方朦朧睡去。

次日，寶釵記掛此事，一早起來，草草梳洗了，忙即尋探春同來探問。走到櫳翠庵，見入畫正在院中掐花，低聲道：「四姑娘一夜沒睡，此刻剛睡著呢。」寶釵探春躡手躡腳的走進屋裡。湘雲卻早已起來，和翠縷在那裡收拾屋子，一見他們，笑道：「你們也是一夜沒睡好罷，怎麼這老早就出來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倒是心裡沒事，一覺睡到大天亮。剛一起來，二嫂子就來了。」寶釵悄問四丫頭那《陳情表》做好了沒有？湘雲道：「說起來卻也可憐，他連做帶寫，整整忙了一夜。我天亮醒了，還聽他咳嗽，不知什麼時候睡下的，我們幾時見過他這樣掙命呢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平時閒想，做一個人就像一個箭靶子，任什麼人打過來都得接受，還不能盡如人意，真不值得。

他一個世外閒人，不肯做箭靶子的，這一箭來得更重，別看他臉上做得鎮靜，心裡頭也夠受的了。」大家又說了一會閒話，探春還和寶釵下一盤圍棋，見西牆上的花影漸要落地，方聽得惜春叫人的聲音。

少時惜春過來，形容微悴，故做從容之態，說道：「今兒可起晚了！」又說些別的，只不提起那篇文章。寶釵素來穩重，此時因受王夫人叮囑，卻有些忍不住，便問道：「四妹妹那篇大文章想已脫稿，我們等著拜讀呢。」惜春笑道：「我就知道你們的眼睛裡擱不下一點沙子，給你們看了好放心。」說著，便去取了奏折，給寶釵探春同看。探春

見那一筆簪花小楷寫得非常精美，從來沒有見過，笑道：「別說文章，就這楷法也比平常不同。四妹妹的本事，要到這時候才露呢。」惜春道：「我一夜也沒睡踏實，你還忍心拿我取笑。」大家看那折子上寫的奏章是：

臣妾賈惜春冒死百拜上奏：竊維貞娥濡血，閻闔回聰；弱女悲呼，雷霆下庇。重暉所照，隱微靡有不週；元化攸甄，猥賤必獲其所。幸生盛世，同被洪麻。豈於微躬，忍奪孤志。伏念臣妾閥閱舊族，閨禧末材。庭蔭早凋，家有戛羹之恥；季宗見撫，少無織薄之能。屬當家難之頻仍，顧念幻身之如贅。毀容奉佛，斷明鏡之千絲；削跡棲庵，依禪燈之一粟。慧因未脫，塵想久空。不謂薄技丹青，謬叨宸賞。重以溫言藻飾，擬備宮寮。在聖明敦求舊之思，推恩簪珥；而父兄懍違天之咎，懷懼冰淵。諄命申申，微衷惻惻。夫趨榮損節，志士之所羞；黜志徇時，明廷之所鄙。雖在巾髻，詎異襟期！而況皈空有誓，三界共聞。倘行而登，六宮何取？菴蕆之心久死，詎旋轉於春韶；薄柳之質早衰，更離披於霜節！已等瘁風之羽，難為斷尾之犧。

伏思若邪指井之貞，陳文興歎；河東表閭之嫩，魏帝垂稱。揆事差殊，准情尤切。是惟堯舜在上，能容蓬累之苟全；抑且媯姒多賢，詎乏椒風之上選。竊望曲垂荃察，俯遂樗衷。縱弱鳥於意林，息窮鱗於慧海。懷冰夙矢，鑒井豈有留波；望鬥雖遙，戴山固當知重。若責其負恩為罪，梗化有誅。刀鋸雖嚴，敢冀象刑之宥；父兄無過，幸寬湯網之施。縱畢重泉，不忘厚德。

臣妾不勝迫切悚惶之至，謹奏。

正看著，只覺屋內漸黑，看那細字頗費目力。再看院中花影，早被沉陰掩去。入畫翠縷等正忙著收那竹竿上晾的衣服。

寶釵道：「今年一春沒得透雨，虧得四妹妹這篇大文，上感天心，就要下一場好雨呢！」探春道：「好文章是要從肺腑中出來。本朝文家盡多，從根本上說起，只有李檢討請終養的表章算得一篇，就為的是至性至情之作。只怕第二篇便要數四妹妹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他平常連詩都不肯做，不是皇上迫著他，那有這篇好文字留在世上？若真個進宮裡去，不但元妃姐姐趕不上他，就連古來班婕妤、宋若華那些女才子、女學士都要壓倒了。」惜春道：「文字也是一種習漏，就是做好了，算得什麼？你們未免見得太淺。」

此時雨點子漸大，只一會工夫，便下起傾盆大雨。湘雲笑道：「你們也回不去了，就在這裡弄點吃喝，大家過陰天罷。「寶釵道：「白吃有什麼意思，趁三妹妹在這裡，不如賞雨聯句，還是個新鮮題目。」惜春道：「你們一天到晚拿做詩當正經。一做了詩，話也不說了，雨也不賞了，一個個都變成傻子。

連我不做詩的，也只可跟著你們裝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屋裡黑得怪沉悶的，既不做詩，咱們索性出去賞雨，總比悶坐著強。

「說著，便拉寶釵湘雲同至廊下，見雨勢更猛，欄杆前兩棵芭蕉被雨打得搖擺不定。庵旁土山上急溜飛下，宛然像一道瀑布，流到山下，淙潺有聲。」寶釵道：「這裡賞雨倒是一景，咱們從來沒領略過。今兒若不是被雨截下，還見不到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從先妙玉住在這裡，那容得咱們常來？這點子也是山子野的經濟，他把山上各處的水道，都從此處會齊了下來，所以才有這個樣兒。一半也是你們沒出過京城，見了這點水法，就覺得希罕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誰都像你，見過天台瀑布，又見過大小龍湫，把眼睛放得太大了。我倒覺得很好。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忽見庵外一個老婆子，打著青油雨傘，夾著油綢衣包走進來，衣裳都淋得半濕。入畫上前一問，原來是怡紅院的老婆子，襲人打發他給寶釵送衣服來的。探春道：「到底是襲人想得周到，我帶來的那兩個丫頭婆子，那管這些事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你也怪不得他們，他們只顧哄孩子，就忘了你了。」寶釵此時也覺身上微涼，打開衣包，揀出一件藕灰春綢袱衣自己加上，還多著一件寶藍貢緞顧繡夾袍，分與探春穿了。剛要打發老婆子回去，湘雲道：「等一等，我還有東西帶去呢。」欲知所帶何物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